

宽容与自牧

刘诚龙

听闻一桩事：某人在网上对他人点名道姓批骂，之前还有所克制，后来见人没有回应，他胆子壮大了，连篇累牍，捏造事实，什么话伤人，就挂什么话来骂。没想到，人家一纸诉状给告了，某人便急了，急忙去求情，请人宽容：大人不记小人过。那模样，全然没有当初网骂的嚣张气焰。

大人不记小人过。大人不是指中老年，指的是胸怀宽广者，小人也不是指小孩子，早已读过书、知廉耻是非，明知错而故犯，事到临头求人“宽容”，认错之心是否诚恳，就有些值得怀疑了。网络时代，类似的事其实并不少见。

宽容二字，常被人误读，有人将其当作弱者的妥协，便觉得其人软弱可欺；有人将其当作金钟罩，当作对别人的道德绑架。口出恶言，反复横跳，别人反手一击，他就说别人没雅量；行事张扬不顾他人感受，碰壁后抱怨世人心胸狭隘；不断侵害公司、公众与公家利益，被攻破被抓了后，却要求宽大处理……在这些人的眼里，宽容是别人必须履行的义务、理应具备的道德，而自己肆意妄为，却是天经地义的权利。夫妻之间，一方任性妄为，一方退让，却要求对方无限包容；朋友之间，一方自私自利、得寸进尺，却要求对方不要“斤斤计较”；职场之上，一方傲慢无礼、无端挑衅，却要求同事胸怀宽广、格局打开……世间最讽刺的关系，莫过于我要求你宽容，我却从不收敛。

宽容从来不是单向的索取，而是双向的修行。一次两次，人家付之一笑，三次四次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宽容是有限度的，忍耐是有底线的，再宽厚的胸怀，也经不起反复消耗；终有一天，这份宽容会消失殆尽，留下的只有疏远与冷漠，更可能是人家的反戈一击。

与其向外求宽容，不如向内，反求诸己。“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也。”能自牧便是君子。控制着过刺的情绪，克制住张扬的锋芒，安放好内心的傲慢，封得了言语的戾气。话语出口，先想想是否会伤害别人；行为出手，先想想是否会损害别人。不把自己锋芒刺伤于人，不把自己私利凌驾于人。用现代人的话来讲，就是做好“自我管理”。

我曾听到过一位母亲教育孩子：“自己孩子自己管，管好了自己孩子，自己孩子就不会有别人来管。”这话放在成年人身上也是合适的。最大的自由是自律，自律住了，可以得大自在；不能自律，必有他律，让他人来管，让组织来管，让法律来管，那时节悔之晚矣——他人来管，可能让人皮肉精神两伤；法律来管，可能让人余生世界只有几平方米。

宽容是美德。自己干了亏心事，这时节被宽容是别人的美德；别人干了对不起你的事，这时节的宽容才是自己的美德。生活本就是一场与他人、与自己的和解。行走世间，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，经历大大小小的事，难免有摩擦，难免有分歧。若事事计较，则烦恼恼心、戾气满身。

我们可以去宽容人，却不可视他人宽容为理所当然。宽容他人，是放过别人；收敛自己，是成全自己，多了温和，多了尊重，多了友谊，多了互帮互利。时时自牧，你无需向任何人索取宽容，因为你早已让身边的人甘愿以温柔相待。

造，屯头村做官灯历史悠久，多数人家干的是传统官灯。也有从事官灯品种研发的，做出了亚克力灯、LED灯等新品种。还有人和河北蔚县剪纸艺术家合作，把剪纸艺术“移植”到官灯上。会动的灯，会说话的灯，会唱歌的灯，会敲鼓的灯，还有动漫灯、中国四大名著灯，应有尽有。

屯头村没有闲人。一年四季如此。庄稼只种一季，做官灯一年四季都忙。李娟在小苏家帮忙，已做了奶奶的她说话幽默，用“铁路警察各管一段”形象地概括了官灯的复杂工序。她是屯头村闺女，从小跟着家里人做灯，4个哥哥全开着官灯厂。

小苏父母属马，今年是他们本命年。两口子同岁，刚结婚时穷，只有几间泥墙小平房，低得可触头。做灯笼之后，在房旧址上盖了三层楼，一楼做灯笼，二楼住人，三楼当仓库。

“俺妮儿六七岁就支灯架喽。”小苏妈妈说起小苏小时候。屯头的孩子们懂事早，大人在忙，孩子们闲不住，眼里有活儿。屯头村人家大门上，门楣多是“家和万事兴”。“家和”，村和，国和。源源不断的官灯，带着中国红从屯头村走向全国。日头偏西。太阳也像一盏中号的圆官灯，笑眯眯地坐在大杨树上，电线杆上，下边是一望无际的麦子地，麦子仰视着高挂的红灯。小苏的妈妈出来送我，她的手上是粘灯留下的红印和金星，我突然想到：好日子都是从手上开始红火的。劳动者，他们的手上都握着太阳和幸福。

嘹亮的歌曲。这一切也向人证明，造物从不喧哗。它不在惊雷里，不在骤雨里，甚至也不在鲜花绽放的那个瞬间里，而是藏在这悄无声息里，藏在老槐树皮下那一层肉眼难辨的青苔里，藏在白杨枝条顶端那根紧的苞芽里，藏在在自己出门时未加思索便不再缩颈的那个本能里。我们总以为生命是一场盛大的宣告，可眼前这些树，不知见识过多少场季节轮替，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死而复生的误会，它们在寒风里站了三个月，冰雪压过，北风削过，黎明前最冷的时刻也熬过。可它们不解释，也不申辩，只是在春风掠过无人察觉的某一天，率先准备好那一粒嫩芽；在无人注视的某一刻，那亿万条被误认作枯枝的枝丫，不约而同地调转了枝头的方向。也许生命本该如此，不是为了被看见，而是为了完成；也许这才是造物的脾气，它从不邀功，只是悄悄发生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夕阳把大地染成淡淡的金棕色。暖风吹拂下，我把衣领松开，转身缓步往回走，把周边所有树木都留在身后的暮色里。它们或许也在目送我，照例把那些有关生命、生发的腹稿，继续含在抿紧的唇唇里，只是在春风吹过时，每根枝条的顶端都争相报以会心的点头致意。



▲套色木刻画《春到洞庭湖》，作者力群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程红

过年的时候，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梅花镇屯头村最忙的时候，销售进入最旺。“官灯小镇”在为千家万户的“大红灯笼高高挂”而繁忙。

一辆辆车来，一辆辆车走。车上拉的都是灯。早上8点，屯头村北头住的小苏就换上工作服，到一楼开始支灯架、套灯衣、上胶。她是周五下了班赶回来的，回来的时候是城里的装束，回了家就是干活的样子。妈妈心疼女儿，叮嘱“妮儿穿厚实点儿”。

这一阵子，只要单位不加班，周五下了班，小苏就从石家庄主城区赶回家帮父母做灯笼。妈妈说：“人家都忙着搞对象，你不要跑了。”她不听，她是心疼父母，“年底忙，我帮他们干点儿，爸爸妈妈太辛苦了。”

一声辛苦，让手里举着挂钩往头顶挂灯的妈妈眼圈湿了。“腰挺直不起来了，一天只睡几个小时。”小苏的爸爸说。他的嗓音有点儿哑。官灯人格格外珍惜这买卖的“黄金月”，累，忙但快乐！小苏2000年出生，大学毕业后在石家庄主城区一家企业上班。回家帮忙，她干的工序是为妈妈套好灯衣的灯刷胶、贴金条儿。她一手扶灯，一手刷胶，同样的动作一天重复上万次。“胳膊酸吗？”“习惯了就好。”一只宠物狗在她和妈妈的腿间转，给屋里带来生气。做灯笼是个活儿。藁城官灯是省级非

二月的春风

云德

为何而生，更不虑如何终老，只是存在着、生长着，完成一次“生”的庄严历程。相比之下，人类或许因了太多的意义追问，反而失了这份自然的纯粹的勃发劲头。人们总在不断地张望、回溯，像一棵犹豫该往何处分蘖枝丫的树，却忘了生命最初也是最本质的冲动，便是如这草芽一般向着光，沉默而坚定地肆意生长。

从春风唤醒生命的感触中，忽然想起了贺知章的名句：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可再一琢磨，诗里春风固然灵巧，用词确有新奇绝妙处，但总不免失之于锋芒过露。而自己眼见的一切，或许更近于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意味。这风似乎不像剪刀，没那么利落、分明的姿态，倒更像是气是水，是弥漫的、渗透的、无处不在的柔情。它不张扬自己的到来，只是默默地让柳丝自己去绿，让草芽自己去长，让蛰虫自己去醒。像个高明的导演，自己隐在幕后，只让万物去演绎生命的繁华。

是的，眼前这风确实是悄无声息地到来的。没有呼啸，没有宣告，甚至是踩着脚尖、试探着、一寸一寸浸润进

枝干末梢，在微风的轻轻摇曳中已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青翠。整个冬天涂着暗灰色彩的马尾松，也明显变出油润的深绿。路旁并排矗立的白杨，光秃秃的枝干举着稀疏的鸟巢，灰白的树皮上布满块状的斑纹，但枝条的顶端却鼓起了小小的、毛茸茸的苞。苞蕾的颜色与树皮几乎无别，它们紧紧的，像抿住的嘴唇，但不再是向下的、蜷缩的、听天由命的姿态，而是随着翘起的枝干朝向天空昂着头，表现出不可逆转的生命活力。尽管斜逸枝丫上的芽苞伸手可及，你却不忍心去触碰，害怕惊动了一场正在发生的生命转机。

俯身下瞧，正在解冻的泥土有些湿润，颜色深了一层，显出大地有了不易察觉的脉动。树根周边，几针鹅黄的纤弱到让人心疼的草尖，正顶开碎土，探出一点小芽。那嫩黄，是生命最初的颜色，亮亮的、怯怯的，纯粹得不染一丝尘埃。它们被微风一逗，便颤巍巍的，像是要笑，又像是害羞，最后终于奋不顾身地破土上冲。

这向上的顽强冲力无声无息，却比任何呐喊都更加撼动人心。它不问

接下来便是炒制。将余下的柏树灰倒入大锅，燃火，把灰烧热，放入在灰堆里睡饱了的灰豆腐，慢慢翻炒。我曾见过母亲炒制灰豆腐。锅铲在她手里，就像一条乌鱼在柏树灰与豆腐之间穿梭。伴随着此起彼伏的“噗噗”声响，豆腐在滚烫的柏树灰中逐渐膨胀、圆润，方正紧实的豆腐块不一会儿就变成肥嘟嘟的豆腐果了。灰豆腐炒制完成，母亲的头上、肩上，也落满了细细的柏树灰。

每到这时，就是在灶膛边守了一早上的孩子最快乐的时候了。大人总会挑出一两个最先膨胀的灰豆腐来，搁在灶台上晾一晾，拍拍上面的灰，顺手撕开，递到那巴巴张着的小嘴里。即便什么佐料也不蘸，那股子朴素扎实的豆香与柏香，也足以让我们垂涎三尺。

炒好的灰豆腐还有水分，要晒干了储存。也有人家用葵叶或稻草串起，悬于梁下，与辣椒、腊肉作伴。抬眼望去，有那一串串可随取随食的食物静挂在那里，生活便多了几分踏实，日子也就有了天长地久的意味。

我们垂涎三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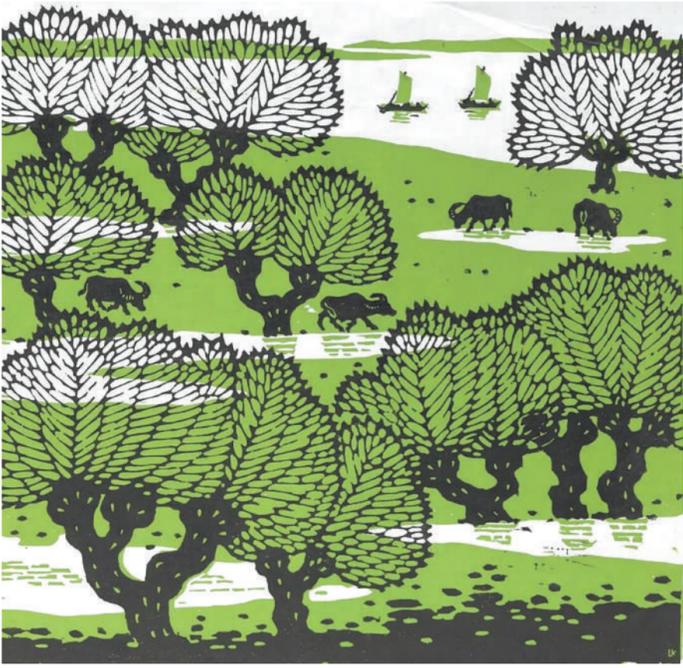
将豆腐切成麻将大小的方块，轻轻埋入柏树灰中，让其酣睡一夜。这个过程中柏树灰将豆腐完全浸渍，豆腐在柏树灰中尽情呼吸，吸收其间的矿物质和碱性成分，同时挥发部分水分，为炒制做准备。浸渍一夜，时长刚刚好。

我在北京同仁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一段难挨的时光。那时，经过三期的化疗，身上的淋巴瘤已然全部消失，但药物的副作用也明显地显现出来：厌食、失去味觉、便秘、失眠。何况，后面还有四期、五期、六期、七期，最终可能要八期的化疗等着我。可想而知，我的心绪是何等沮丧。“掐着指头数日子”“天花板像一页读腻了的书”，这是臧克家先生住院时写下的诗句，如今的我，每天都不得不默诵几遍。

病房的窗帘拉开得早，天光微明，护士已来送药，叮嘱一天的注意事项。妻子风雨无阻地来送饭了，她问：“你湖北有朋友吧，瞧，给你寄水果来了。”有点吃惊，我患病住院的消息连北京的朋友都很少知道，千里之外是谁在惦念着我呢？

是徐桂红，一位湖北襄阳的警官。桂红是襄阳宜城市公安局的优秀民警，她的事迹是热心救助“问题少年”，常年进驻中小学校园，把一个个因各种原因出了“问题”（她从不谈“失足”，也不让我们说）的孩子挽救回来。对了，她也不说“挽救”，而是说帮助、呼唤回来。著名作家李迪写她的报告文学，打动了无数读者。我赶忙给她回信，感谢之后，叫她千万别寄了。桂红说，李老师，您肯定还没品尝呢，我给您寄的是我们湖北秭归独有的一种橙子，叫“伦晚”。

我是第一次知道“伦晚”，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鲜橙。不想，过不了多久，桂红的第二箱“伦晚”又到了。这次，我有点责怪她，但了解到她的另一个“义举”，她说，李老师，连您都不知道“伦晚”，所以这

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么好吃的橙子卖不动啊！大山里的果农辛辛苦苦，真让人着急。这就是桂红，她的心总是热的。

无独有偶！我的一位媒体朋友、作家褚朝新，也收到了秭归果农的恳求，年富力强的他，毫不犹豫地从湖南长沙，踏上了赴湖北秭归的征程。

朝新去的是秭归县郭家坝镇王家岭村的沙大湾，“伦晚”橙子的主产区。他写道：对于大多数果树来说，都逃不开春季开花、秋季落果的自然规律，花与果不相见。但秭归伦晚却打破这一常规，四季“伦”回，大器“晚”橙。它在万物复苏的春季里一边开花一边结果，形成了“花果同枝，两代同树”的奇观。

进山那天，宜昌大雨。朝新和带路的果农便踩水前行，水深，鞋里很快就进了水，他们索性脱掉了鞋袜，赤脚蹚水前行。小雨中，褚朝新看到了花果同枝的“伦晚”！漫山遍野都是脐橙，除了“伦晚”，

其他品种的果子早已摘完，只剩下满树的白色橙花，整个山里都弥漫着橙花香。

与花同枝的果子好吃吗？朝新随手摘了一个，剥掉果皮，咬了一口，爆汁了，溅了自己一身。果子多汁，无渣，九甜一酸，确实好吃！“伦晚”的生长周期很长，要13个月才成熟，3月份开花，次年4月份才成熟采摘。经历春天的风、夏天的雨、秋天的霜、冬天的雪，才长成我们如今惊叹的奇观。

朝新在陡峭的山坡上说，秭归脐橙绝大多数长在我脚下的山坡地，根本不能走车，果子全靠人背出山。一筐100斤的果子从山上背下来，或者从山洼地背上来，一趟就需要半个多小时。

我的心，随着朝新现场拍摄的视频而起伏。如今，秭归脐橙发展到了一年四季都有果子成熟，春天有花果同枝的“伦晚”，夏天有夏橙，秋天有九月红，冬天有纽荷尔和中华红。我把褚朝新写“伦晚”的美文，第一时间发给桂红看，她高兴极了，很快转发在朋友圈。大家纷纷下单，尽一点帮扶果农的微薄之力。

不久前又收到桂红的短信。桂红说，您好好休养，待到春暖花开，您约褚老师一起来我们湖北宜城市沙大湾吧，看看打工子弟的孩子们，给他们捐点书、讲讲课，好吗？我会把这邀请转发给朝新，相信他也会和我一样地回复：好，咱们约定！

沙

第广龙

红柳林以远
巴丹吉林有了纵深
一汪一汪黑铁的积水
尾随而至
又是夕阳下来
巴丹吉林的曲线
巴丹吉林的浑圆和起伏
还能把走近的背影
一一收留
还能让一颗颗的心脏
更加剧烈

我过来的时候
风暴早已离开
数沙子的人哪里去了？
骑骆驼送消息的人
蹬着沙子出来
又遇见了谁？

如果一个人的半辈子
在巴丹吉林
从沙漠里找出来
另外半辈子
另外的山水迢迢
当一声绝唱
在梦里重新接续
攥紧的手会不会发烫
会不会把沙子松开

秭归有「伦晚」

李培禹

来，都逃不开春季开花、秋季落果的自然规律，花与果不相见。但秭归伦晚却打破这一常规，四季“伦”回，大器“晚”橙。它在万物复苏的春季里一边开花一边结果，形成了“花果同枝，两代同树”的奇观。